

先 柳
生 翼
謀

河
南
大
學
講
演
集

柳翼謀先生河南大學講演集

柳翼謀先生應河南大學之聘來開封講演治史方法因病輟講比歸出其擬講之稿都十一篇相示奉而讀之爲揭大綱於左

第一講 講學必治歷史治史必先知超乎史者

第二講 治學須切己身之用

第三講 博學分別疑信而不穿鑿傳會

第四講 書之疏通知遠春秋之屬辭比事爲孔門治史學大綱

第五講 述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之義例

第六講 講明研究年月日之法以考核史之舛誤

第七講 以史視經當采朱子治春秋方法

第八講 研究先賢治學方法當從古人治禮方法入手

第九講 闡百詩考證尙書之法可爲讀史導師

第十講 讀史當先考究司馬遷讀書之法

第十一講 讀書有益於身莫若老子當以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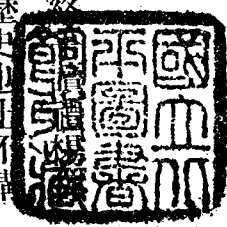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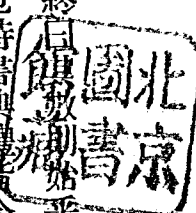
先生湛深經史綜摛生平於史精研尤勤所著中國文化史學林所重講學緒餘載諸學衡者尤夥竊維清代治學瘁力經小中葉以降史學萌芽民國既建羣競言史然家法未明學風所趨率皆枝節宏綱弗講瑣碎攬拾其於史學精意固未洞澈也先生獨能於世變方亟學術龐雜思想昏聩之時倡讀史之綱要述纂修之誼例推之於古反之於身使人學一貫形神弗離以

明史學準的而於國本安危民族盛衰尤深切致意與時賢治史未可同科也讀先生斯集亦足以知治史綱領矣裨益後進昌其有極校印既竟爰揭要旨以諭讀者民國二十一年十月朱師轍謹識

第一講

荀子曰學不可以已學惡乎始惡乎終曰餽激刺勉乎誦經終注數衍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詩書典禮皆今所謂歷史也士不謂學則已講學必治歷史此古今通誼也然讀書治史宜先知古人之說有超乎此者不先知其超乎此者則學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未足以云學也超乎讀書治史之說有三

一則謂一切書籍均不足以表示古人之真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于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王安石詩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兼是精神

一則謂書史不盡可信者宜自別擇 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趙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鬥殺人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

一則謂久遠之書不如近代之可信 荀子非相篇禮莫大于聖王聖王

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外此則有專指史書不足讀者有以史書專記戰爭不足讀者

朱子語類問東萊之學曰伯恭于史分子細于經却不甚理會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

是直以史籍爲壞人心術之書非先有義理之學爲之權衡則讀史書非徒無益且有大害矣

第二講

今人恒言爲學問而學問其意似甚高尚而實則不知學問之對象學必有所主兼有所施主之者何卽治斯學之人所施者何卽斯人所觀之環境使治學之人與所觀之境胥與學問無關則亦何貴于學乎讀史之的莫備于申叔時之言

國語楚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箴

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韋注世謂先王之世繫也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

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其志韋注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偃公之屬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別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

韋注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

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韋注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

教之訓典

韋注訓典五帝之書

使知族類

行比義焉

所謂聳善抑惡昭明德而廢幽昏者皆治學之人得益于所學之書之徵苟無斯益兩脚書廚了無關係矣是故易象以畜德策多識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傳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蹟以觀其用 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孔門以達政專對驗誦詩

論語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于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于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孟子以知人論世爲尙友

孟子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入耳出口無益于身則苟子非之

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輒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凡此皆讀書之正軌歷代學者咸守斯義莫之或渝淮南子謂誦詩書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範商頌修務訓旨哉言乎今人但知以攷據洪範商頌爲史學而不知以通道略物爲史學皆由誤認學問止于考據而忘其身之有待于學也是故學史之的第一治身

顏氏家訓勉學篇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克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懼劬勞以致甘腰惕然慚懼

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闕窮恤遺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疆殺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第二應事

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

也。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着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張詠勸寇準讀霍光傳準讀至不學無術語始知所謂世盖有讀盡二十四史亦不知何謂學術者矣此爲學者所宜首辨其趨也。

宋史寇準傳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第三講

孔子最重博學

論語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又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病儒家者謂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史記太史公自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顧亭林則謂學聖人之道在是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

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

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朱子謂聖人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者，儒家之正脈也。

朱子語類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貌言視聽思極。

至于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廣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空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還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

又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了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了這一件道理

多學而識則分別疑信

論語子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又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篤信好學

又多聞闕疑

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故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穀梁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

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

又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

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旧遠矣夏五傳疑也 范注孔子在于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 鍾文蒸曰此承孔子言而述其意世近則無疑疑由遠而起故于桓篇遠日特仍闕文以示傳疑之義與五年傳言疑以傳疑爲一經通例者文略異也言哀連定言桓連隱皆便文也言夏五傳疑以例其餘明上四年七年無秋七月冬十月皆同此義而莊與桓接二十二年夏五月下無事明亦同義可知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春秋月字之闕不補秋七月冬十月之闕不補夏五月不改爲夏四月並以世遠傳疑見義此之謂也公羊經師失其傳授故其傳曰夏五者

何無聞焉爾孔廣森以穀梁說之非公羊義也尋公羊所說蓋亦習聞
隱桓遠乎定哀之言而不知卽指夏五傳疑之屬故隱元年桓二年哀
十四年傳並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定元年傳文曰定哀
多微辭以爲昭定哀所見之世文宣成襄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所傳
之世內大夫卒則近辭詳而遠辭略內大惡則近辭微而遠辭顯此皆
展轉附益致失本真者也

今人以疑古爲新勦之風不知孔門本兼信與疑兩種方法非一切不信亦
非一切盡信後之史家率用此法史記五帝本紀首發其義

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
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

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故中國史書曾經若干洸汰其類于各國古史之神話者聖哲皆疑而闕之非確知其不虛不加採擇而今人乃疑其僞造轉若各國舊史之神話爲真史是則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耳

孔子治史以悉心盡志觀其大義爲主其說見于尙書大傳

尙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于書子夏曰書之論事

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洙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尙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亦可以發憤愴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始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回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間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而其尤要之義曰疏通知遠而不誣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書之失誣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

疏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穿鑿傳會以求合不響壁虛造以亂真也通者知類通達心知其意述往思來視古知今也疏而兼通則能知遠因革損益百世可推而要歸于不誣專求翻案欺人欺己是誣也非孔子之學也

第四講

書之教疏通知遠春秋之教屬辭比事此孔門史學之大綱

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之失亂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也

春秋者夏殷周三代宋鄭燕晉諸國皆有之孔子所講明者魯之春秋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孟子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其義一也

禮記坊記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又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古之王侯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大事書於策

小事書於簡牘

漢書藝文志及杜預春秋序

其始也無義例無條理雜記備忘而已積年既久人事多端非有定例不能下筆故左氏學者謂春秋有凡例史官載筆据例以書是卽所謂屬辭比事也

左傳凡例

隱七 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隱九 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隱十一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滅否亦如之雖及滅國

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元 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桓二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

桓三 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桓五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雲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

桓九 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

莊三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莊十一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僇曰克覆

而敗之曰敗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莊二十五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莊二十七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

歸于某

莊二十八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莊二十九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又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 凡物不爲災不書

又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

至而畢

莊三十一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僖元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僖四 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斂

僖五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僖八 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僖九 凡在喪王曰小僮公侯曰子

僖二十 凡啓塞從時

僖廿三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

辟不敏也

僖廿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僖卅三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

文元 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

禮忠信卑讓之道也

文二 凡君卽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文三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文七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文十四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文十五 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又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宣四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宣七 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宣十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宣十六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宣十七 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又 凡稱弟皆母弟也

宣十八 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成八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成十二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成十五 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

否

成十八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

以惡曰復入

襄元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

之大者也

襄十二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臨于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

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昨祭臨于周公之

廟

襄十三 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昭四 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定九 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杜預之注左傳也自稱其異于諸家者在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是卽杜預之春秋左傳研究法也外此又有變例新意傳不言凡者

杜預春秋序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据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故綜正變之例方能知春秋某事何以書何以不書不知此例則僅可目爲斷爛朝報耳

第五講

同一春秋而言人人殊左氏有左氏之義例公穀有公穀之義例無他讀史者著眼不同而皆從比事屬辭研求其所以然耳左氏以爲春秋多因舊史孔子從而修之其于舊文不必盡改

杜預春秋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如天王狩于河陽之類始爲孔子特筆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公羊家則謂春秋是經非史孔子特作此書以垂戒萬世其說實本于孟子
孟子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
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公羊傳載不修春秋之文與今之春秋大異

公羊莊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竇如雨
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

又曰以春秋爲春秋

公羊閔元年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
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何注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

爲春秋 崔遵曰所以之春秋卽墨子所謂周之春秋鄭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與傳之所謂不修春秋也所爲之春秋卽傳所謂君子修之之春秋也

言据古史成今經也穀梁家言亦有此誼以梁亡鄭棄其師爲因舊史其他皆有加損

穀梁僖十九年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楊疏仲尼修春秋亦有改舊義以見褒貶者亦有因史成文以示善惡者其變之也不葬有三爲齊桓諱滅項之類是改舊也其梁以自滅爲文鄭棄其師之徒是因史之文也故傳云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所以筆削之故游夏不能贊一辭其效之大非尋常史册可比

史記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墜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之惡之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
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
義之大宗也

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爲目二十五最大者曰張三世通三統異內外三世
之說以所見所聞所傳聞爲判

公羊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 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于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尙麤犷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

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于惠隱之際

又桓二年三月公會齊候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

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又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三統之說不見于傳而師說相承號爲大義

公羊隱三年春王二月。何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注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

又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何注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又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何注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

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 外興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何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黜夏新周故宋 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黜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

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
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
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
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
黜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黜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
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

其異內外則明見於傳錄內而略外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視
三世三統蓋尤重要

公羊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鄆辛巳取防取邑不日者
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

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又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鱣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
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而對于夷狄又有七等進退之法

公羊莊十年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
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何注春秋
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
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 徐疏言荆

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
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楚言子吳子
又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吳
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 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
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公羊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
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
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

子欲移其辭以從其事

以此見春秋關係之大孔子修春秋時一字不苟後人讀春秋亦一字不苟準此治後世諸史爬梳抉剔可以無微不至矣

第六講

後世史書有經年無事者

史記呂后本紀三年無事

漢書高后紀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

餘家秋星書見

有脫去數年者

史記孝文本紀三年下卽接六年脫去四年五年兩年六年下卽接十三

年脫去七年至十二年凡六年

有不詳月日者

史記高祖本紀二年漢王東略地

漢書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民王布云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

略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

不聽

漢書二年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云云

有不記四時者

新唐書本紀不記四時

其誤記干支者不可勝數治史者知其脫誤加以補正不以爲有開闔指也而治春秋者最重時日例公羊較疏何注則詳言之

公羊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此年

例時

又隱十年傳隱無正月將讓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又定元年春王傳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

又僖十有六年傳是月者僅逮十月也春秋不書晦也

又成十有七年傳非此月日也以此月日卒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此月例

又隱三年傳葬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

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日危不得葬也

又隱八年傳卒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又隱十年傳取邑不日

又莊十三年傳桓之盟不日信之也

又僖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

又僖三十三年傳詐戰不日

又定元年傳卽位不日此日例

穀梁最密說者謂九旨首重時月日爲穀梁義例

柯劭忞春秋穀梁傳注序柯劭公治公羊智慮深長爲經師之冠其說三

科九旨不用古說而別爲條例者按公羊徐疏引宋君春秋注三科者
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風內外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
四曰天王五曰天子六曰王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則就三科分
爲九旨擯古說之九旨不用蓋以三科爲公羊學九旨則穀梁學故取
其三科而不取其九旨也今以穀梁傳證之日月時之例傳義較公羊
詳數倍天王天子王之三稱傳義備矣公羊未之及也譏貶絕之例亦
較公羊爲密用是知宋君所謂九旨者誠哉爲穀梁之義例矣何氏揣
治公羊故舍之不取奈何治穀梁者熟視無睹而自棄綱領之大者乎

許桂林釋例綜傳文爲提綱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提綱

春秋書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闕之

雖無事必書正月不自正則不書非正始則不書

雖無事必書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閏月不書朝于廟則書喪以閏數則書

日事遇朔日朔遇晦日晦

卽位不書日書日謹之也著之也

公如往時致時正也往時致月危致往月致時危往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又曰惡之也非如而曰如則亦書月朝時正也惡之故謹而月之致天子而朝則謹而日之又不繫月也覲亦朝類也惡之則謹而日之

盟渝不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而參盟之始謹而日之內不與而其盟善亦謹而日之齊桓之盟不日雖內與亦不日信之也葵邱之盟日美之也備之也

郊不時則書時月甚則書日烝不時又瀆祭則書時月日嘗不時又不敬則書時月日

大閱以崇武謹而日之

侵時惡之故謹而日之

戰書日日其戰也日其患也

敗不日疑戰也其日成敗之也夷狄不日

潰例月甚則日惡之故謹而日之

日入惡入者也

取邑不日不正之則謹而日之

滅國不日微國又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滅夷狄而書月其君賢也滅

中國而書時非滅也

日歸見知弑也亦惡之也

大夫出奔謹而日之正其罪而日之

諸侯日卒正也出行未踰竟亦書日踰竟則不日夷狄不卒卒而不日進

之則日時卒惡之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大夫日卒正

也不日卒惡也

天子志崩不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諸侯葬時正也月葬故也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而爲賢者崇亦書日弑君賊不討不葬而子弑父者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亦日葬非弑則時葬內女不日卒而月葬閔之也弑謹而日之未成爲君不日中國子弑不日夷之也夷狄子弑日謹之也

殺諸侯稱月稱日謹之也殺亂臣賊子書月謹之也

日食晦言日不言朔食二日言朔不言日夜食不言朔不言日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旱時正也雩月正也雩不月而時非之也

地震謹而日之山崩書日重其變也有崩道則不日

大災異日次月次時

蟲災甚則月不甚則時

書時略也書月日詳矣書昔書夜中書日中書日下稷蓋非常之至也

月或書夏五而不云月日或連書甲戌己丑闕文或傳疑也

又詳述其有功于經者三是卽屬辭比事之法也皮錫瑞綜公穀之例爲簡明之說尤便于學者

皮錫瑞春秋通論春秋正變例以日月時爲最著明正例日則變例時正例時則變例日而月在時日之間公羊穀梁說已詳晰而後人猶疑之者以解者繁雜未有簡明之說以括之也今據春秋之例討賊侵伐常

事與不以日月計者皆例時月爲變者不以月計也春秋以月計時事以月分尊卑除二者之外遂不以日月爲例春秋記事大事記之詳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諸侯卒大異宗朝災祭事盟戰所關者大重錄之則詳故記其日小事則從略如來往如致朝聘會遇外盟外戰一切小事皆例時大事日小事時一定之例也亦記事之體應如是也至于輕事而重之則變時而日月焉重事而輕之則變日而月時焉事以大小爲準例以時日爲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時日之中爲消息焉凡月皆變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變也柯之盟時者變之至也此日爲正月爲變時爲尤變之例也小事例時如外諸侯葬例時月爲變日爲變之甚此時爲正月爲變日爲尤變之例也

又如朝時也變之則月尤變則日用幣時也謹之則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爲變外諸侯卒例日變之則月尤變則時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時之爲變凡變則有二等以差功過淺深故月皆變例從時而日從日而時皆變之尤甚者有條不紊綱目明白

後世治史者雖不必如經生治春秋以日月爲褒貶然排比月日亦宜究心文有舛誤輒乖實際觀明通鑑凡例可以知編史與讀史皆須注意月日實本春秋教也

明通鑑凡例年經月緯此史例之大綱而月內紀日之干支動輒謬戾溫公病之乃屬劉義叟先推朔聞排入長編因據以考謬月中之日分合者從之疑者闕之日分不合則改繫是月下甚有干支不在是月而灼知其誤者則于

考異中辨之若王氏陳氏薛氏諸家所續宋元事則有本月干支淆入前月或後月者推之于歷本月實望此干支也更有傳鈔舊史漏去上下文而以次年同月之干支當之者更有所記干支並非是月之朔而誤以爲朔者又于子午乙巳等字往往以形似淆訛徐畢二家雖有紋異而不先推厯遂不得其致誤之由夫記事之體偶差旬日不足爲病而干支一誤遂至此後之朔閏大小建皆不可推則關係非細也明史紀志所載干支較爲詳核然予偶檢天文志成化五年九月丙子朔太白犯軒轅左角甲午庚子俱犯左執法推厯五年九月壬午朔而丙子乃八月之下旬甲午庚子雖在五年九月而史中有金星連犯之文則亦非五年九月事也乃以成化六年之厯推之則正九月之朔在丙子

及再檢薛氏憲章錄孫氏二申野錄六年金星四犯皆在九月而丙子所犯卽是軒轅左角乃知志中書五年掩犯事下漏去六年二字也又如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無人不知是日乃丁未亦見紀中而上文書三月庚寅朔則十九日豈非戊申然以是年四月戊子朔上推之則三月之朔爲己丑而所書庚寅大同事在三月二日見甲乙紀中是衍朔字也舉此二事他可推推今撰明通鑑先推麻而後繫事其大小建偶有不詳者闕其朔而已要之大小建之偶差卽明人自大統法推之亦多互異如洪武三年封劉基江廣洋爲伯本紀書十一月乙卯潛庵史稿十二月乙卯蓋以十一月則晦以十二月則朔干支同而大小建異也南渡後之朔麻有粵中麻有海上麻同用大統而所推各別從

蓋闕者得之

又明史本紀多據實錄故其月日干支最詳然稽之傳志則多不合蓋實錄所記攻戰勦撫及克復郡邑等事多據奏至京師之月日而傳中記事本之原奏者多據交綏月日故有近者數十日遠者數月不等然準藥月繫日之例則原奏中如有事繫確鑿之月日俱宜考證書之方爲紀實若但據奏至月日則叙事參錯而先後之次第不明又如災異修省蠲振等事本紀多據頒詔月日其星變雷震地震水火之等見于天文五行志者具有月日而告災請振亦有因事之書不得僅據頒詔一語以終之上徽號册皇后有行禮之月自有下詔之月日定郊祀更廟制有議禮之月日有諏吉之月日其有事可紀及有關於廟堂之興革

者不得但以詔中之月日終之皇子皇孫之生有誕生之月日有詔告之月日實錄中分書之而見之本紀者大都据頒詔月日故往往與本帝紀中月日不合光宗生于萬歷十年八月丙申見明史稿明史系之九月丙辰者下詔之月日故三編据實錄改入八月熹宗生于萬歷三十三年史稿明書書是年十二月乙卯而證之天啓四年孫承宗入賀萬壽則十一月十四日故三編据實錄改入十一月又此之類有月日可紀不得但据頒詔書之蓋諸帝之誕崩皆大節目也宰輔七卿有洩任之月日有起召之月日其卒也有在朝赴告之月日有里居奏報之月日故往往與傳狀中不合凡此苟無事可紀者仍据本紀月日無義例也

第七講

著書作文皆有體例修史爲經其事更重秉筆之始必設凡例無足疑者

春秋通論後人矯言例者支離破碎之過謂春秋本無例例出後儒傳會

鄒樵謂例非春秋之法

如此說者非獨不明春秋之義並不知著書作文之體例矣

凡修史皆有例史記漢書自序卽其義例所在後世修史先定凡例詳略增損分別合并或著錄或不著錄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卽自著一部書或注古人之書其引用書傳編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引于簡端卽爲人撰碑志墓銘述其祖考子孫官爵事實亦有例故有墓銘舉例金石三例等書惟日錄筆記隨手紀載乃無義例再下則胥

吏之檔案市井之簿錄耳聖人作經以教萬世乃謂其全無例義同于檔案簿錄比後儒之著書作文者猶不逮專誠不知何說也

惟師說相傳出奴入主展轉遷就或失其真不如以史視經盡掃傳文拘牽凡例之弊朱子之治春秋卽用此法

朱子語類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二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開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

自分明

又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得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貶初時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挾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五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個字是孔子文那個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上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來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個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屬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個子突孔子

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又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又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爲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爲乎曰善談五行者爲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謂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爲美爲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于人爲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

又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存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本意

又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霸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

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如雁門斬首四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後來項羽也坑十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道當時不知如何地對副許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

清代顧棟高之讀春秋亦用朱子之法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而不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爲意

顧棟高讀春秋偶筆春秋中葉或前書楚子後書楚人又書楚師後又復

書楚子諸侯以爲褒貶所係皆非也如城濮栢舉俱戰稱楚人敗稱楚師蓋立文不得不如此爾其餘或書爵或書人以君不在而大夫將則稱人或以討賊之義予之則稱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如蔡人殺陳佗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間有君將而亦書人者如齊人伐我北鄙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亦義存乎其事初不以稱人爲貶如以爲貶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滅蕭伐宋圍宋其憑陵上國甚矣聖人反書爵以予之乎

又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眚鄭棄其師成宋亂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持筆不必屬辭比事而可知者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者如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至莊四年齊侯

葬紀伯姬首尾凡十七年書紀凡十四事著齊首滅國而紀委曲圖存終不得免憫紀之亡而傷齊之暴也桓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至冬齊侯使其弟年未聘一年之中連書六事皆爲昏文姜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僂盟于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二年之中連書十四事皆爲昏哀姜志闔門之禍謹履霜之漸詔天下後有以閑有家之道也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至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兩年之中連書九事志魯桓之見殺于齊而魯吞聲飲恨爲可憐而可痛也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至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志齊襄之淫恣夫人之無恥而魯莊之忘父事仇縱母淫奔更會狩會伐以取媚至元凶就極而後已爲悖天而逆理也自莊九年齊

人殺無知至十三年公會齊桓盟于柯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志莊公之忘父仇而欲定仇國納子糾又見殺與齊爲難至桓公定霸而後已也自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首尾十一年連書凡三十四事志宋襄嗣霸無功荆楚暴橫莫制諸夏瀾倒汲汲有左衽之憂而晉文之出爲不可緩也自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至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兩年之中連書凡二十三事志晉文之一戰而伯諸侯翕然背楚歸晉如日中天患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自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至文五年楚人滅六六年之中書晉秦楚三國凡九事志秦晉構難晉人失援而楚得滅江滅六鵠張無忌也自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

平首尾凡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事志楚莊桀騫晉霸中衰楚得挾義聲以鞭笞列國訓至入陳服鄭并得宋幾有天下之半也自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及筮遂奔齊九年之中書歸父凡八事志宣公德襄仲而寵任其子主會盟專征伐頓出季孫之上卒至力小任重謀去三桓君薨而身見逐也自成二年楚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至襄二年公合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首尾凡十九年書晉楚凡十一事志楚勢鴟張鄭尤屢服屢叛雖以鄢陵之勝而不能得鄭必扼其要害而後乃服從也自襄元年圍宋彭城至十一年會于蕭魚書晉楚魯宋陳鄭凡三十四事志晉悼再霸勤宋以爲霸之始服鄭以爲霸之終晉盛而楚不能抗也自昭二十二年天子崩

王室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王凡十四事志
王室不綱晉亦失霸不能亟救天家之難陵遲至十年之久也自二十
五年鵠鴒來巢至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首尾
凡八年書昭定之廢立二十四事志季之強橫昭之屈辱而天下無霸
之非細故也自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八
年之中書邾魯凡十一事志三家死君忘父定公骨未寒而殘虐邾國
卒至吳齊交伐而後乃悔禍而存亡國也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
漸之時勢眞如枯旱之望雨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于字句之外而豈
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爲褒貶哉

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

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後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甯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爲戰國矣孔子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發凡起例逐年有發端逐代有結案有起伏有對照非可執定一事以求其褒貶也

顧氏本朱子之學以治春秋又用蘇東坡之法治左傳

蘇軾答玉庠書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其條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

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無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李榕村集某未領鄉荐時曾將左傳分類編纂言禮者一處言樂者一處言兵者一處言卜筮者一處嘉言善行一處如此容易記未及編成以人事而廢昔蘇子容記得史熟東坡問之答曰吾曾將某年某月下將事繫之編得一次復將事下繫以某年某月又編得一次編來編去遂

熟東坡曰吾何書不如此下工夫畢竟公記得大概欲史熟須如此

自時令朝閩列國疆域訖人物列女一一以類爲表遂成空前巨箸而目以大事又用史公述張良事之義

史記留侯世家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春秋大事表凡例是編名大事表凡春秋之無關於天下之故者皆不錄如交兵止七表其餘如鄭衛陳宋諸國之兵爭則不載遊觀及備四時皆不載霸統未興以前及伯統既絕以後其特盟參盟俱不載以其所無附麗也

由是可知凡治一書其法至多引伸觸類要在心知其意耳

第八講

古書多言學術之原理及功效而不講治是學之門徑以師承有自講授有序粗淺之法不必紀錄也論語載孔子庭訓學詩學禮止言不學之弊初未嘗如何學法惟學記有數語尙可考見古人治禮入手方法

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孔疏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者此教樂也操縵者雜弄也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也博廣也依謂

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若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諭，則不能安善其詩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者，此教禮法也。雜服，自皮弁至朝服、玄端、服屬之類，禮謂禮之經也。禮經正體在于服章，以表貴賤。今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必不能安善于禮，也不與其藝不能樂學者，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

史漢所載秦漢之際禮器，具存諸生以時肄習。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爲人，過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

漢書儒林傳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爲涉博。

士及高皇帝誅項藉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
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于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
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

叔孫通定朝儀先爲綿蕞

韋昭曰引繩爲綿立表爲蕞

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以魯諸生

習知其器服也

史記叔孫通傳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可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
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
所能行爲之于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通與所徵三十人

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叢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卽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群臣習隸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

蘇林曰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臚句傳于是皇

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名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後置法酒諸傳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

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六朝時器服已失傳講學者乃以他物表演

南史何佟之傳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高儒

隋志禮類多載圖譜良以禮制非圖莫明

隋書經籍志

周官禮圖十四卷

梁有郊禮圖二卷亡

喪服譜一卷

鄭玄注

喪服譜

一卷 晉開府儀同三司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

賀循撰

喪服圖一卷

王儉撰

喪服圖一卷

賀遊撰

喪服圖一卷

崔逸撰

又戴氏喪服王家要記圖譜五卷喪服君臣圖儀一卷亡

五服圖一卷

五服

圖儀一卷

喪服禮圖一卷

三禮圖九卷

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諫等撰

周室王城

明堂宗廟圖一卷

祁謨撰梁又有冠服圖一卷五宗廟一卷月令圖一卷亡

宋以三禮圖畫于國子監講堂之壁亦以禮非空言所能講也

宋史聶崇義傳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群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 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器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運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與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尙書

竇儀伸之裁定儀上奏曰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据經所傳或異年祀寔遠圖繪缺然躋駁彌深丹青靡据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于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于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于世并畫于國子監講堂之壁

韓昌黎已病儀禮難讀而思進退揖讓于其間

韓愈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後之無由攷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

耶于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朱子亦謂禮學多不可攷而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

朱子語類禮學多不可考蓋其爲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梢故學禮者多迂闊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于今者只是個題目在耳

又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爲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雖多未獲實行而自朱子倡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清江永因而增損櫟括爲禮書綱目而禮學由之復盛陳澧舉讀禮三法則兼禮書與實習前人所視爲難者居今日初不爲難矣

東塾讀書記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于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事

如士冠禮

第一節後題云右筮日二節後題云右戒賓此法亦出于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注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禮案士喪禮下篇既夕云陳明器

于乘車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

較賈疏尤簡明其答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

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多已說了只是其書

滾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憚人舞文弄法迷國

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于世亦非小助也答應仲仁

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

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

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于儀禮者至國朝而馬宛斯繹史所載儀禮

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禮

書綱目因朱子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庵讀禮通考秦文

恭五禮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

郡齋讀書志云
編禮三卷呂大

臨編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卷一)朱子答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然則朱子之書本發端于呂氏也

又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

又楊位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位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于世然位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楊位齋儀禮圖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犧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

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爾據此則始爲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鹿鳴關雎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于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

達爲張皋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

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

先爲頌昔叔孫爲綿菴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

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禮案畫

地之法禮嘗試爲之眞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

李璧玲孝廉名能定在禮家敎家姪等讀書嘗

邀澧及家姪宗元畫地而習之也。焦里堂作習禮格繪宮室如奕枰而人物爲棋其序云雖戲而不詭于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

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于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國朝諸儒

所繪益精若取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爲三禮

圖則善矣

又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記

同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此上句鄉

射禮記亦同此記文之發凡者也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

爵將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凡禮事實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

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聘禮注最多若抄出之即可為儀禮

凡例矣綜而論之鄭賈孰于禮經之例乃能作注疏注精而簡疏

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

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却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

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即凡例也近時則凌氏禮經釋例

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功于讀此經者矣禮嘗欲取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皋文之圖又以

凌次仲釋例分寫于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
合鈔如此則儀禮真不難讀惜乎爲之而未成也

又韓昌黎讀儀禮云撥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撥其大要者卽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卽大要也若撥爲一編當無異于昌黎所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旣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以禮莫精于喪禮欲撰禮意之書見笥河集子錫庚所撰序釋例則凌次仲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筮于廟門注云冠必筮于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夫以筮于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之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

正慎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正己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抉經之心矣。

禮卽古代之制度。自漢以來諸史多有禮志職官志等治史而不知禮是數典而忘祖也。治禮而不推之于後世是知古而不知今也。鄭賈注疏多以漢唐之制證周禮。清陳澧因之謂宜讀清會典者禮史一貫之要旨也。

東塾讀書記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畢當讀大清會典舉國朝之制以况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國朝有會典復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証讀周

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

願周禮亦至難讀。宋儒謂須襟懷洪大。方看得。

橫渠語錄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後忘波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朱子語類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

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于先事措置思
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
無用處。纔動步便疏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這
舜明于庶物。物卽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尙且看
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
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又謂且循注疏。看去其節目不可曉處。且缺之。

朱子語類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日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
個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者是。
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

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如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服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教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五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

其宏綱鉅旨亦以人情世理準之如朱子論地官設教之意可以隅反矣

朱子語類間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農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教他有喫飯有衣著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閩胥書其孝弟嫻恤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柳翼謀先生河大學講演集

九六

第九講

讀書之法層出不窮不可以一言一事一書一誼誤之也清代講求經濟考證僞書最爲精博者首推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凡所爲攷證之法舉可爲吾人讀史之導師然其法有得之古人而正用者有得之古人而反用者初非刻舟求劍執一而不通之比也攷證古書分析眞僞唐柳宗元已精此術其辨鵠冠子謂僞造鵠冠子者用鵬賦以文飾之

柳宗元辨鵠冠子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鵠冠子余往來束師求鵠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

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能權不稱鶻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鶻冠子書亦必不取鶻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閻氏用其法謂作僞書者卽用他書引秦誓語爲之

尙書古文疏証僞秦誓之篇或云宣帝時得或云武帝時得皆非也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卽引秦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決矣或武帝時方立于學官故曰武帝時得亦未可知東漢馬融始竊疑之云秦誓後得案其文似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

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
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
知矣馬融之言如此姚際恒立方田融此言本辨僞書乃竟數人以作僞書法矣 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忽
獻古文尙書有泰誓之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人烏得不信以
爲真而不知其僞之愈不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泰誓甚多
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而僞作古文者不能
博極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據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尙固篇有
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

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燬且其書甚真非依託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余常謂作僞書者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宛轉可聽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綻來者其此書之謂乎

又按鄭端簡曉亦疑古文秦誓謂僞秦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又不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常謂此卽僞作鶻冠子也柳宗元辨之曰人以賈誼鵬賦盡出鶻冠子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充入之非誼有取于鶻冠子決也故非孟子有取于今之古文秦誓亦決也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聊爲點破正可一笑

其用柳法而反之者如柳謂論語爲曾子弟子爲之

柳宗元論語辨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死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君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朱子本其法推論大學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閻氏則就諸書所稱曾子

者比勸之謂大學不出于曾子門人

尙書古文疏證余嘗有一疑義謹標出以俟後之君子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于曾氏門人之手則未敢以爲決然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弟子于師方稱子如論語之于有子曾子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只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內則亦只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

作乎不惟此也。孟子七篇軻所自著其門高弟如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言多與中庸孟子者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一書亦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亦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諸羣書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爲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于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及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于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以前必矣。若必以爲曾氏門人記之者吾無徵。

其後姚姬傳舉檀弓以辨柳文則又閻氏所未明言而襲取以攻柳者也。

古文詞類纂柳子厚論語辨注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注前然竊按其未必然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于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稱字與子爲重輕也

閻氏自述其于考据之學由根抵而之枝節

尙書古文疏證按天下事由根抵而之枝節也易由枝節而返根抵也難竊以考据之學亦爾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撰孔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于是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託安國之名者此根抵也得此根抵者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矣不然僅以子史諸書仰攻聖經人豈有信之

者哉

又自命能以虛證實以實證虛

尙書古文疏證石紫嵐嘗謂予予考證之學問可爲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憶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孔子適周之年來問者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敬叔言于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塹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

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七年雖曾日食入食限而敬叔
尙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來問者。
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
少于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叙其坐次于子路，則必少數歲以上。
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
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

又謂窮經之士宜觸類而長

尙書古文疏證石紫嵐曰：孟子以紂爲兄之子，尙有微子啟，則不合于微
子左傳。華周之妻善哭，其夫則不合于左傳。檀弓余曰：此却不然。此古
人連類而及之文也。酒不可言食，而論語沽酒布脯不食，風不可言澗。

而繫辭潤之以風兩馬不可以言造而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他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至以紂爲兄之子本指五子比于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宋五楸所謂古人省言之體蓋如此初不似今之拘拘此又窮經之士之所宣觸類而長之者也

是皆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非徒逞臆見強辯爭勝者比也

柳翼謀先生河南大學講稿集

一〇八

第十講

正史首史記欲知讀史法者當先考究司馬遷讀書之法遷所讀之書多有後世所未見者其學之博未易窺測要其語必有本未嘗率意妄作則可斷

言如表紀書傳皆用舊體

本紀沿夏本紀表效周譜傳如伯夷傳所記其儔

世家亦有前作

史記衛康叔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 按此所謂世家言必司馬遷以

前之書非指其自撰之衛世家

所謂貫穿經傳也班固識其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又謂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今以遷書考之其于舊史一曰整齊

史記太史公自序厥協亦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今文尙書經說考漢書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于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考遷所采取軼說皆擇其與古文尙書有合者乃載之史記誠以尙書百篇伏生所傳僅二十九篇而古文逸書得多十六篇伏生爲稍備耳如堯本紀言堯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至踐天子位焉云云舜本紀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及瞽叟使舜塗廩穿井至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云云又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至於四門關云云皆今文尙書所缺時或散見于書傳而于古文逸書有合者故云遷所載

尙書多古文說也至其所錄尙書文字則悉依今文段氏玉裁謂漢人援引尙書皆用見立學官今文其說甚確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籩簠楛播粢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皆與今文脗合司馬子長時惟有歐陽其大小夏侯二家未立學官是則史記所据尙書乃歐陽本所述訓義亦今文家之言也

史記有古文家學說而用今文家文字者即是厥協亦經異傳整齊百家

雜語之法今人謂史記純用今文家學說其所謂古文者皆劉歆偽造如此例是專用一家無所用其整齊矣

一曰要刪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

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按此文固專謂刪諸家之馳說用歷人年月譜牒世諡摘錄春秋國語使學者一覽而得其要之法而列傳所云某書世多有之故不著者亦要刪也

曰輯佚

史記五帝本紀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

伯夷列傳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

死于首陽山

管晏列傳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卽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一曰關疑

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尙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仲尼弟子引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間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原惡睹本紀所謂崑崙崙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又其詳近略遠則以近己而俗變相類

史記六國表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甚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

此皆史公自述其讀書之法犖犖大者至就史公所誤之書一一爲之比勘則史公雖未自言其法亦可標舉其義例如劉氏司馬遷左傳義序例字梳句櫛疏通證明推之他書皆當如是不僅可爲讀史記者指南也

劉師培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一左傳記事記言間有文詞省約者史公引述傳文則增字以顯其義 一史記引經如易書之屬均以訓故之字代本字其述左傳亦然 一史記釋傳有既已易字爲訓復增字以

顯其意。一史述傳有省約其詞易繁爲簡者有省字之例有省句之例。一左傳古文爲史公所親睹史記之中雖以訓故之字改古文亦有存古文而不改者而今所傳則字沿俗體失古文之真故史記所存之古文可以正今本傳文之誤。一左傳當西漢之時世鮮傳本致多訛文史公親見古文所引之說有可證今本文字之誤書。一古文字多獨體且多假借故左傳所存之文有明係古文者後人不知古文通假之例望文生訓若是之屬均宜取史記所改之字用爲正字。一史公述左傳有增詞以擴傳文之例復有釋義釋地釋人三例自是以外有補傳文記事之缺者蓋左傳一書雖本百二十國寶書然所記之事亦有從簡省者故公穀二傳亦兼詳左傳未載之事而國語各書益足

補左傳之缺史公生于西漢多見故書故凡左傳記事簡約者採他書以補其缺使傳文益明此卽伏生尙書大傳之例也。一史記述傳有似與傳意相違實則仍與傳合者。一史記之述左傳也非惟述其事抑且述其義蓋左氏微言奧義恒寓于論事之詞故史記之中兼述左氏論事之詞以爲推闡微言之助。一史記載言誌事有與左氏意同語別者係史公據左傳之事而兼採他書蓋旁採異說爲史公述左傳家法均宜詳載其說以證異同。一史記一書有非述左傳之詞而其語與傳文相證明者。一史記之中有總提左傳之事者。

由史記徵引諸書科條區段綜合分析之後進而求其全書之得失則歷代論斥史公上者亦至多最初則漢書傳贊詆其是非之繆

漢書司馬遷傳贊又其是非頗繆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後來惟朱子論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權謀功利較班氏之論尤透關讀史知此胸中自有權衡矣

朱子語類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驥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勢頭大下面工夫皆空疏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孔某之道洋

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勢頭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的物子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問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卻只在于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

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于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又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日公鄉里主張史記甚感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通天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是還他未是如何

硬穿鑿說

第十一講

自古讀書最多不以博學自驕而惟務有益于身者老子也

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熊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七略稱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執本爲君人南面之術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

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此本七略

所謂秉要執本者卽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諸義

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故治老子宜求老子所讀古史方能知老子之學所自出今人治老子者專就韓非解老喻老及後世碑刻板本校正文字益未知老子之學之由來也老子所讀古史甚多今固無由悉見逸周書有史記一篇雜誌古代國家部落危亡之由如曰好變故易常者亡武不止者亡很而無親者亡蓋卽古之史官以人事歸納而得立國之道之法

逸周書史記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

定位民運于下陽氏以亡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並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 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

老子之尚無爲貴柔弱其以此歟

朱子論老子之學以史事爲證一可以爲讀老子之法一可以爲讀史之法 朱子語類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張子房皆老氏之學如 嶮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

回軍殺之這個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須多只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又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全不與你爭地這工夫極難嘗見畫本老子便是這樣氣象笑嘻嘻地便是個退步由便宜底人雖未必有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陷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卽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卽勸高祖追之漢

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
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
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





著者書店書目

高中實用化學
高中自然地理
高中政治地理
初中化學
初中算術
初中生理衛生
初中英文拾級
青年心理
兒童心理
神經解剖學
西洋近世史
法國思想史
先秦思想述要
西遊日記
生物學筆記
民法要論總則
大學教育新論
霧淨集
林肯傳
英日美經濟侵略實況

余蘭園譯 二元四角
王鈞衡譯 八角
韓道之著 一元二角
劉孟真編 一元
劉秉哲編 一元
魏春芝編 四角五分
崔孟禹編 一元八角
徐侍峯譯 九角
徐侍峯譯 六角
盧子道著 四元
張仲琳編 一元八角
彭基相著 六角五分
稽文甫著 五角五分
徐旭生編 三元
經利彬著 六角
李宜琛著 八角
鄧若谷譯 六角
夏宇衆著 二角
楊廉譯 六角
紀眉譯 三角

社會事業大綱
鄉村教師救國論
農村自衛研究
華北農村生產研究
農村調查經驗談
鑿井淺說
鑿泉淺說
熱河榆關平津全圖
東三省鐵路全圖
川邊遊記
田徑運動
近代歐洲文藝思潮史綱
漢晉學術編年(第一冊)
鄉村教育概論
房屋合作運動
醫師懺悔錄
柳翼謀講演集
比較文法
大學教育的理想
高中本國地理

祁霖煥著 四角
王怡柯著 一角
王怡柯著 一角
馮梯霞著 八角
李柳溪著 二角
李子棠著 三角
梁式堂著 一角
王華隆著 三角
王華隆著 四角
徐金源著 四角
吳蘊瑞合著 一元八角
高滔著 一元五角
劉汝霖編 八角
趙質宸編 一元
許心武譯 五角
祝枕江譯 九角
柳翼謀著 五角
黎錦熙編 五角
鄧若谷編 五角
宋文炳合編 五角
董本直 印刷中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河南大學講演集

定價大洋五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柳 翼 謀

出版者 開封河南省立
河南大學文學院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平和平門外西河沿四頭後河沿廿號

經售處 著者書店

6

479210

479210